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程建华 E-mail:158050557@qq.com
2025年12月9日 星期二

1

记忆中，那地方与别处不同。

那地方，花开得野性，鸟和子弹似的嗖嗖地划过屋顶，远山凌乱，大河奔流，和七彩流艳的扇面一样。有时候，放张凉床，握着蒲扇，就着过堂的晚风，听着遥远的故事和传奇，一拨人就在苍穹和大地间清凉地睡去，打瞌磨牙呓语，肆无忌惮。那时候，流萤如豆，一月补天。秋天，篱笆和狗都有无言的惆怅，整个地儿，和兽骨上残存的干风肉一般，只有耕牛泰然地嚼着秋的况味，哪户人家的门框上挂着铜锁，却锁不住天地赫黄、往事如烟。当雪降，你在任何角落里都能捡到诗，黄泥炉子、醇香的米酒、永远盈着温热的火桶，也有雪地里冒着热气的畜生粪便，也有木窗里飘出的炖萝卜的香味……

父母大抵是格外放不下那地方，念起故园的云天了。这段时日，有机会了，母亲就和我唠叨：“想回去看看，把孙子带回去养几个月……你大讲的。”父亲在一旁抽烟，僵坐无言，算是默认了。我也抽烟，闷声闷气地吸，不答应。我心里舍不得儿子，儿子不到三岁。路途遥远，方方面面均是难安心的。随后，母亲和我拌起了嘴。父亲照旧抽烟，默不作声。僵持到最后，父亲佝偻着腰，按灭烟蒂，低声说：“算了。”

那晚，躺在床上，想起父亲抽烟的模样，忽然就觉得父母老得比以前快。想想他们离开故园，远山远水来带孙子，水土欺，饮食不香，而且城市嘈杂浑浊，人声喧嚣人情薄——故园，大概是常常在梦里零落缤纷了。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”父母如橘，总望故园归路啊！

双亲随我漂泊在外，一晃多年。不知故乡是否依旧是那好样子。在恍惚的睡意中，我看见一辆破旧的大巴，颠簸在故乡深蓝的远山中，像一尾水中的白条……

2

终究，我还是陪父母搭上了南回故乡的客车。车过长江，群山如兽脊，有一种气息陡然氤氲而起。故乡的点滴，在心头，有如春草离离。

数次转车，当日下午两点，方才抵达大别山中的家门。一时难以自持，有一股劲，生生把我攥入一阵阵轻松的愉悦里。

换了双鞋，我就钻出了家门。门前的柏油马路，是簇新的，两边都是两层或三层的小洋楼，色调样式不一，着实气派。那些房子都很干净、很讲究、很现代，没有篱笆墙、晾衣竿，没有鸡粪、狗脚印，没有参天大树，没有那闹心的麻雀在头顶嚼舌根。路边，停着一溜小车，棋牌室里，有几个年轻人在认真搓麻将。不见三五成群的乡亲们聒噪的场景，只是偶有年迈的叔伯在家门口，横了凳子，温了茶，钝钝地仰望云天，很孤单。这些年，外出打工的乡亲们都富起来了，都从祖祖辈辈生活的青竹湾里搬了出来。如今，青竹湾里大概没有人家了。偶尔，能看见几只狗，雀跃着往湾里奔。也不知是去撒个什么欢。

数年不见，已然物是人非。有一种力量，正在向乡村渗透。

心里，莫名地有些焉了。想去青竹湾里看看。

去湾里的路，要从我家新屋后上去。那条路，像窝在青草里的蚯蚓。小时候去学堂，走过无数次。只记得这路间藏着无边的神奇，躲着数不清的希冀。好的天气，各种悦耳的鸟鸣竞相响起，松鼠闪电一般穿梭。你远远望去，那路边一堆狗獾的粪便还冒着热气。只要时间尚早，你便可去路边的菜园子里拽一条黄瓜吃，细看了，瓜叶上，一条小青虫像翡翠一样横卧其间。

这都是很小时候的记忆了。如今，很多东西，已不复再见。

在外漂泊的那些年，有些事情覆盖了我大多记忆：非典、禽流感、海啸地震、大旱大涝、泥石流等等。还有一场大雪，长辈说，百年难见。这些事情慢慢吞噬着我关于湾里的所有记忆。

一路上，青草结网，路面高低不平，走起来颇有趣味。走下一条坡道，青竹湾的老水塘便在眼前了。接着，那些荒废的老屋、菜园，陈旧的稻仓、柴马，一一呈现在眼前。也许，再过几年，我再回故乡，这些已成烟云。

和我料想的一样，湾里



月光城 散文

乡

张旭光

关

极其安静，大概被高智商的人们折腾得没活物了。不过，空气清新得使我那被烟熏的肺叶，像被清水一遍一遍清洗过。我几近眩晕。能听见的，只有我贪婪的呼吸声，还有几只狗很野性的叫声。喜欢这种安静，又觉百无聊赖。

忽然，那几只狗疯跑着冲向水塘去了。我跟了过去——真是让我惊喜——水塘边有一只乌龟。那几只狗围着乌龟直打转。情急之下，我抓起几块大石头，左右开弓，朝那狗子甩了过去。有几块石头，用力过猛，砸进了水塘。随着几声“扑通”声，水塘边的大树上，腾空飘起朵朵白影，似白色的樱花飞扬——

一群白鹭！

原来，湾里不仅只有我和几只狗，还有很多眼睛在看我。我觉得，这是湾里的秘密，乡亲们搬走后就有的秘密。我不禁想起梭罗的一段话：很久以前，我丢失了一头猎犬，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，至今我还在追踪它们……

故乡，我记忆里的故乡，正渐行渐远。只是，比起梭罗，我暂时是幸运的。

3

记忆里，故乡的晚，像唐诗一样，总是藏着掖着很饱满的东西。

晚饭后，我不由分说地想出去走走。夜幕下，哪家灯起，哪家又灯落了，仿佛都是谁事先安排好的。去哪儿呢？随便走走吧！人生不就是如此，谁也不能规划。

溜达，伴着无着无落的熟悉和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分。

黑，和着月色，黏糊得紧。漫步在水泥路上，我像一尾逆流至故渊的鱼，游在明明灭灭里，落落清欢。走到一堵坍塌的墙根处，我扔掉了手指上的半截烟头，百无聊赖。谁也没告诉我，它也没和我打招呼，就那样枕着黑夜，一动不动地匍匐在烟头边——一只死鸟。

一只死鸟，一下子收拢了我所有的情绪。冬天还远，不会是冻死的；没有伤，不会是谋杀；长得和山药一样饱满，大概不是老死。这么好的身段，这么好的羽翼，不可再起舞，不能再抚摸蓝天绿叶，睡成了一个句号。一只死鸟，来自何方，我去何处报丧？山林，越来越瘦，活着的都在逃亡；乡镇，越来越干净漂亮，活着的都是人。一只鸟，大抵是绝望而死吧，人间这般阔大，于她却没个安排之处。

我想，今晚，还有很多死亡，只是没有被发现。有些消失，是善念；有些消失，是罪孽。

消失，从来就不曾离开过。很多年前，有种野外淘食的方式，一直占据着我的童年，摇醒我最兴奋的记忆。那时候，领头的是年迈的祖母。无论晴天还是雨季，择准时机，祖母便颠着小脚，挎上竹篮子，吆喝一声：“伢啊，找蘑菇去嘞！”然后，我们七八个穿开裆裤的小子、丫头疯了一样，漫山遍野地钻。黄鹂到处播撒音符，野花觑着脸四处拦路，松针在阳光下泛着青光，山壁虎、兔子，围着野猪的粪便打转……一些野蘑菇，躲在潮湿的角落，久睡不醒。一片山地，生机无数，各有各的活路，各有各的故事。

如今，那些东西，都回到了不可见不可猜的地方去了，很遥远，留下风声，经年吹响寂寞的山林。我能做的就是回望。回望是一种品质。

祖母已过世十余年。外婆还在，九十高龄了。外婆嫁给外公后，就一直住在绿茵湾里。外公去世、儿女娶嫁、曾孙出世等等，各种生活人事串联数十年，外婆也不曾离开那美丽的绿茵湾。有一次，听父亲说，大舅把外婆接出了绿茵湾。是外婆自己要求出来住的，说湾里没人了，路也不通了。这我清楚，绿茵湾里的人家绝大多数早就搬走了，去山外过富日子去了。

可是，不久大舅又把外婆送回了绿茵湾。这，还是外婆自己要求的。原因是山外比山里更寂寞。

想起这些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人间何处可安身，于外婆来说，处处是秋霜。

夜，还在蔓延。不知不觉，便折回了家。父母都睡下了，只有堂屋里还亮着一盏灯。

没有洗漱，我便躺了下来，却难以入眠，睁着眼，恍恍惚惚。我像一只野鼠，蛰伏在被窝里，不知道未来的命运被安排在何处。至少，我不愿像一只鸟，瞬间消失得不明不白，无法抗拒。倏忽间，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很暖的早晨，系着围裙、穿着花布袄的黄霞婶子，手操一根竹篙子，骂骂咧咧地从后门撵出来，追着一群仓皇逃窜的偷食麻雀，不依不饶，一竹篙子打下去，乡村的清早被敲得七零八落——教书的先生醒了，野鸡醒了，蘑菇醒了，河鱼醒了，蚯蚓醒了，都醒了……